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
七釐米寬十一·五釐米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六

前集

藝術

醫

聶德廣醫

吉人聶德廣名醫也。庠陵茶園王氏婦因隨女伴到白馬廟見所畫夫人語之曰：「爾謂尔美耶？我不美於尔耶？」言既，即病癲。往王氏招遠近法官醫巫幾數月，莫愈。時聶年老簡出，王不得已來招。聶問：「价知其故？」及至王門視婦，端即曰：「无病无病，但因飲食不節，略損脾胃，婦每見醫者至，不容診脉，且不服藥。及聞聶語，即展手為聶，令診聶脉，曰：「我言无病果无病也。但略服脾藥，及平胃散之屬，即安矣。」法官醫士羣集聞之，皆笑。聶治藥三貼，令服之，令備盆盛吐，須臾吐頭涎斗餘，婦人仆地如夢。初竟，聶令進少粥，遂愈。羣醫讀曰：「是癲邪喪心翁，以脾藥愈之，何耶？」聶笑曰：「亦不辨此耶。蓋初在腐時，心中偶不守舍，邪遂憑之，積涎蒙心神，不復歸，故病適所治藥者，瓜蒂散吐藥也。既吐其涎，心神復定，邪不能入矣。言无病，但言損脾者，給辭也。不然，予安得診其脉，且彼安肯服吾藥也？」羣醫服其意，度聶年八十餘，一日遍訪知識，辨以

某日終於東山知識皆携衣物隨之或遣婢僕至
之登山者百餘人聶告曰子以午時去至期長揖謝
諸人側卧而化就葬焉

醫不誣婦

宋嘉定間黃靖國爲儀州倅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
延坐曰足下所判儀州有一吏事曾知之乎命吏取
簿示之乃醫工聶從志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縣楊
家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力辭李不能強大
慚而退今奉上帝勅聶從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
仕宦李氏送獄治罪黃倅讀方畢已見數卒押一婦
人至厅下先以刀剖其腹繼以沸鑊沃其腸名曰瀕
瀕乃李氏也既而復命吏送黃倅還以語從志從志
駭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語之不謂已書陰籍
人於閻室是可數乎其後子孫果登仕宦又名醫
何澄者字善慶字有同郡孫勉之以父病不愈其妻
俞氏石澁陰脈一再見乃引澄于密室耳語澄曰妾
以良之父病與貴殆死無可酬藥資願以身相酬以
冀病之早瘳澄正色曰娘子胡爲發是言但安心勿
憂當以勿藥爲期若以此相汚非惟使某求爲小人
而娘子亦失大節倘遊人責陰譴何堪俞氏慚感而
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人引至公府主者曰汝醫
藥有功於人且不於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勅

見汝一官錢五方貫米幾東宮得疾詔訪而登一刻
取効賜官及錢悉汝其數後其声喜益振

庸醫受報

宝祐丙辰有張志溥罷官歸宿鎮江某寺時天熱月
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從
廊而入迺遷行至卧所張方恠之婦人直前揭帳用
指兜囊土揚其身張大呼而不見臭穢殊甚少早遍
身痒痒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享醫誤用藥殺
一產婦也

飯飽腸斷

咸淳年間有醫僧至臨安明脉識證凡王侯邸第迎
者盈門時太享有福州王上舍身長八尺氣壯充實
生平牙疾同舍友相與戲曰令王上舍詐為病狀邀
僧於榻僧到報王急就寢時王方食後倉忙就榻偶
遭一跌而後寢僧於脉曰脉已絕矣不可復救諸人
撫掌大笑僧曰非有所要須臾即死矣雖有重劑弗
及也羣罵逐之逾半日而王死蓋王身軀肥胖遭跌
時飯飽腸斷也

孩飲乳醉

寶祐年間龍興靖安縣陳氏有孩一歲許幼眼目凝
昏已而四肢不收醫人羅視莫知其誰有張某視之
問乳母嘗飲不對以音飲張曰是病即愈矣但須更

乳母耳陳則故對曰乳母好飲酒漬乳中孩飲乳醉耳遂用解酒藥飲孩遂漸運動越半日如常矣

悞藥取效

宋時瑞州城內楊某醫道盛行招者相望郡守得意疾夜急招之楊適醉歸不能升車輿後介旦起盪而不見所巾篋竟而所裹靴在焉方知其悞而郡守謝禮至去蓋郡守嘗卒風謹意宜中有皂角去風也又瑞州有楊姓泊者有許以五百十次藥殺其仇婢不得以消風散與之明日其人昇五百十至楊怪消風散安得殺人往死者家問其日服食何藥物致於不救曰其日飽黃鰓魚一殮至夜無病而死楊乃悟荆芥反黃蘗魚消風散用荆芥故也

醫妻嬰女

湖南顧某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聞孟語顧妻曰病亦且至不治則病早將深服其藥大病方愈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婦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又母病愈女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予貧家無以酬其藥裏之費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淨願託之以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召孟而它招潘潘成病數日而死逾七日孟亦以藥毒死女死七日自焚潘潘未殮而死

曰被追至官府官問與王孟通奸謀殺父母情由當以實對不從之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李與王奸謀殺兩人雖未殺而殺人同枷禁定罪顧氏雖通奸而有愛父母之心特寬其死今以壽終再世復為女子落風塵中言其水後曾不憶前事王竟死時宋景文年間也

論醫家醫

醫人劉文初蒸州人爲本州薛司法妻醫病療之不效而死後時復開日問醫者之姓名鄉里查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而來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中堂端坐以俟劉歸家人疑謂薛司法妻安得獨自又且蒙首掀其幕而視之乃一鬪騷驚呼問遂不見後劉歸在路亦遇此婦相與叙前病之證數劉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而死

巫醫

醫巫不軌報

元貞乙未龍興界清則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睦病不皆遭其汗清則罔知二孫竟爲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復其厚謝祭神於家忽巫在空中倒懸歷了自

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乃雷震一聲霹靂而死

鄒巫祈禱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穢呪有神請曰為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風印祈雨到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家女留殺鴨為黍時女曬麥于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鄒曰女饌有雨當無損於麥頃更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間无雨由是遠近之人皆之發禱如法用印无不立應年九十餘卒觀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晉山亦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蕭尹斷邪巫

北方蕭某其邑人祀閔王甚謹常年主日必迎引遊街巫者若有所附在神像前行言禍福取覓蕭尹適遇神出巫者曰大王出巡縣官何不迴避叱令下馬蕭尹下馬巫又令之跪拜蕭尹跪拜巫與神將行蕭尹詣神前側耳若聽神語呼巫曰適得神旨謂不欲勞民動眾被雷祝黃鼓強迎今遇縣官宜正其罪叱吏執巫復近神問曰合如何行遣又側耳若聽神語叱云奉神旨各答五十七下就便行遣起馬而去

貴人難相

廬陵楊誠齋萬里罷官家居有相術夾周益公書來訪誠齋粗衣短裳方負日而捫虱相者不識曰吾挾丞相書來謁幸士煩為傳達誠齋曰君何幹曰我善相誠齋曰就煩一相又者曰老子更為主翁求兩年飯喫死矣東相何為誠齋取書以入更衣而出相者慙而退

命相相符

南原軍建昌縣沈帥屬少年補入大孝二十年並無一毫分數怨恨遂歸同舍強留之不可往西湖貫酒為別忽有道人揖沈曰此監司也他人皆不及但未知命與相又符不沈告以命乃酉年酉月酉日丑時道人曰它日監司無疑一二年便有成衆大笑告以弃孝且歸矣道人曰歸亦一二年成名不歸亦一二年成名沈遂歸次年領鄉孝次年登進士第遂授公邊差遣不十年帥潼川凡兩任未有替官道人來曰可歸矣不則妨壽沈遂問以知命之說對曰三酉皆雞也至丑時則皆鳴矣謂之羣雞報曉格

輕信術者

吉州城內有王老元富室年二十歲時有術者言其壽止四十五以妻死无子遂將所有家資分遺婢僕及置身後之具乃厚自奉養計且而用逾期乃不復

死而家貲盡矣遂將身後之具口囑以自給鬻之既
遂賣菓且於市至咸淳丁卯年一百零一方死或謂
其已貧故能延其壽云

蕪州雲遊僧

宋景定間有雲遊僧往來蕪州普惠寺善相問者不
吝意到自言無不驗者有大家娶婦僧語其門人曰
樟精來取命半年間新塔旺巖而死又語門人曰檀
精漸去取張少七命明年改嫁陳氏子復旺巖而死
妻亦死陳子初生時父母夢其里人張少七來張少
七曾為寇劫殺一商僧言商本樟精投胎也有招僧
飲者同席十數人僧纔坐即起去主人挽之曰座上

卷六

八

三人是鬼何可同席既而三日間在座者一人溺死
一人老病死一童子跌死有仕宦子弟強問以平生
禍福僧書云絲纒無拂臺臺柳一入星斗夜如晝笙
歌箱入殿前寒風衣魚龍齊簪首子弟大喜謂可作
狀元後以千申年上元夕觀燈於臨空樓焉而卒時
其家方與鄉人虞某龍某構訟方知僧言不謬

誠齋獨言

王端骨乾草間名術也嘗挾書以擬誠齋又大方博
門昭妙豆王楫請通名誠齋示相王曰只是个窮秀才
誠齋趨入更衣出肅王曰即通名者其現曰也
只是个窮秀才乃請端骨乾二腦後骨曰骨乃在此

笑其附會誠有太賞其語蓋誠有微時夢神為換骨一片故也



勸人神

宋德祐甲戌錢靜觀真孫以江西漕知江州時有小者携朝堂書來見云明老自書事意自捧于合中默禱報如來意靜觀令卜報曰乃萬万人扛不動如何移得過江來時大兵將渡江坐客疑問此答合視之則靜觀戲書云要移庐山咸以為神靜觀復取銅錢置合中曰欲知數目言不復驗客疑而卜者愧靜觀曰君術亦奇但吾能窮君耳厚漬使主客問故曰是勸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適銅錢乃信手取來自不知數故彼不能測也客服其識

朱公卦命

宋南安軍朱公以卦命遊寓贛州郡守留元副令卜曰喜神動主添人口時留守妻妾皆姪身臨月夜問曰弄璋耶弄瓦曰弄璋弄瓦問曰是陰耶是陽曰是陰是陽問曰是男耶是女曰是男是女守大怒其無端未幾妻生男而妾生女守復大喜延之談命曰可惜可惜今年九月初六夜子時數及守且疑且信至期集姻親賓客合家宴以待也至三更三點後幸其言之不中忽墮空梁折正壓床幃幸室中皆先

人守驚且喜謂朱曰使不夜復則一妻一子同殞矣
梁下矣然君術何不知有救朱明日再閱市中經其
日紫氣亦到寫在冊縫不見守厚照之朱術由是大
顯歸為富室

黃山人卜筮

廬州葉太師名昉字天祐守官睦之建德縣年壯無
子問命於日者黃其黃云公嗣息其貴位至節度使
然當二十歲以後得之天祐不樂後通判拱州而黃
又至大筮之得貴卦黃曰今日辰君土土加貴為墳
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而夫人晁
氏卒其子名少蘊擢第為淮東周憲之婿周嘗延一

筮六

黃山人少蘊命筮遇晉卦黃曰二年後當亦生一女
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
日三接三年之家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
後復見之曰君昔日所言皆驗異時休咎益以告我
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歷清要位登政府終於節
度使少蘊尤異之以白其父曰二十年前有一日者
亦黃公為言得汝之期不誣且謂當建節者豈非此
人乎試召之真晉所見者葉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
如神少蘊後為尚書左丞再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
二年而薨

測字

宋徽宗微行遇謝石測字書朝字令測連呼乃歲間
故曰十月十日非聖節而何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
地上書一字令測曰上上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
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木又來兀木金國大酋也後果
再至秦會當國時書春字曰秦頭大重歷日無光帝
爲改容遂許秦檜隱不復見寧宗時史彌遠謀誅韓
侂胄召術者善死字令測蓋一字下夕從已也曰一
夕變化明日果濟寧宗不豫復書死字則一字下夕
從已也曰此一夕厄矣寧宗果升遐 大元相敵丞
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令測曰今已作
相但欲知在相位日月久近曰木字十八字也上有
三个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个月相哥不滿遂更
名相哥復書相字令測曰目字橫看又是四字若是
則橫直只四十八个月至元辛卯正月賊時其言果
驗也

道甲文書

寶慶年間有道人日就卧于吉州真聖閣下納涼肘
後繫文書一冊張屠有孩兒十二三伺其寢酣竊其
文書以去道人明日不復來張孩由此言多怪誕自
以爲漸能飛空嘗在天王樓與諸孩戲騎坐一凳忽
叱曰起甃忽飛起乘之冲空而去墜于司戶解後捕
之以爲寇杖六十後經通陳疏黃藥鋪陳賊之曰若

既能法何乃為寇遺斷孩曰信燒爾鋪牌不陳曰有
法試燒之孩一彈指火焚其鋪牌更不延燒陳欲捕
之孩一叱間復飛空而去後不復見或言其文書道
甲法也

宋朝陵寢

高宗升遐孝宗悲嗜不自勝葛邲奏云真宗朝白雲
山人言國家卜地不利丙午丁未今不可不審白雲
山人者徐仁旺信州人也嘗與丁謂議陵寢事徐欲
用牛頭山前地下必欲用山後地爭之不可徐奏云
坤水長流災在丙午丙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至金

人犯闕始驗

雷樞密祖地

雷樞密 孝友 瑞州新昌人其祖所居曰黨田祖母將
卜葬時章貢曰者魏成叔以地理名為之卜地於苑
家源曰此地可出丞相索卜地之直者五百十時號
魏半千又或稱為半仙後成叔欲自易其名母卜葬
必於山之顛復號魏半天雷祖僅酬其半成叔辭云
其僕黃扁僭者竟之雷止請其直為之葬焉差雷嘗
見其標穴與夫向止也歲餘成叔再至見其已葬曰
也得僅出樞貳不正拜矣時有洞山寺去雷所居二
三里主僧名孚者坐化而雷母誕一子以為孚之後

宋治平中其孫尋登第以正議大夫知信州其子頌
為福州儀曹撫軍變收溪洞蠻獠有功轉奏直大夫
知郴州嘗謁廣至九江王英布廣怒曰布為項羽
弑義帝于柳大逆亡道何功庸食異像送獄斬首于
市後除御史中丞被命趨朝柳人遮道請誅土豪蕭
汝霖領斬之上章自劾提刑丁則主汝霖以為非辜
竟坐擅殺平人法領與時相忤貶瓊州量移高州柳
人列狀訴部明究時長魏公開督為白于朝得旨叙
復而領已竟遂謫吏管人憐人謂父子二守者乃二
馬二鹿二龜之讖二龜紫也可愛至宋景炎間二紫
龜已生三尾矣至元大兵之後方不存焉

周朝奉父地

建昌周朝奉喪父有日者精地理周延之盡禮洎葬
謝以五百緡復遺一馬俾僕送之回言日者云你與
我馬不與我鞍我與你解不與你官周遂邀日者回
命工飾闕鞍轡一問若何可以得官日所葬吉矣但
於東畔田中作一高樓七間四畔樹松則為官食祿
矣周如其說後登第宋謂為戶部侍郎

劉金盆母地

蜀劉金盆元宦家小童嘗有道人謁宦家託童通書
主人不諾童拉道人歸家宿食贈以百錢道人曰前
固有吉地葬之可富貴童曰貴不敢望願衣食差足

不役於人幸矣道人爲定允以葬其母越三月宿田
家以石盈濯足童曰吾家有猪糞食之益輒爲糞所毀
願以十倍費求此石益田家許之竟四夫舁歸飼猪
年餘猪足爬處有光視之乃金用及布也童由是富
甲其里號劉金盈家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六

前集

道人燒銀

首間襄陽府某家一日有雲遊道人過其家曰我
凌湖海未遇有緣底福人今到這裏見你底孩兒
真是福人嗟羨不已莊答曰豈有福人在我貧家而
其心正愛此子也道人曰我有神仙爐火之術乃
玉帝口真能死鉛乾汞變煉而成大寶君得此術立
可巨富然藥料品配之餘亦須要子母相生之道每
一兩藥材須用一錢重銀母養之十可為百百可為
千變化無窮此乃神術莊即四處收買藥料以銀投
之燒煉果如其言以售銀鋪銀鋪爭買不吝鈔再以
妻之銀釧燒之又復十倍得銀悉以授莊貨賣道人
並不分取舉家大悅款留道人將近半載因以成富
乃製錦帛道服絲鞋之屬與道人再四辭不受且怒
曰道家無貪無欲何用華飾自是莊前生有些陰
陽我故來成你家發福了便去自後莊愈加恭敬之
一日道人曰藥料已盡惟湖南水銀價平你可將此
銀子與我同去收買藥料就他處燒煉發賣莊喜以
之盡將首飾田業變賣得鈔隨道人而去至衡州旅
邸一日莊來米于市不覺稍久及歸已失道人所
在問之主人則云道人去已久多時入房檢觀則所帶銀

金瓶卷一空懷快而歸則家業已蕩盡遂成貧人家始知道人以術誤之也

崔倅乳媪

崔倅仕廣州家有乳媪昔爲小姑媪戲伴家有小書福州人媪語曰歸鄉旣久還思歸否曰非不念也媪歸其媪曰吾與汝暫歸可否媪欣然願行乃於浴死小箕共立其上戒髮緊閉目竟身飄行虛空

一餉頃見通衢市井人物並福城也遂造其家父

母驚喜具酒餽勞且曰何以至此媪使給之曰通判

公幹泊舟岸下我竊與妳歸探親當急還又祝使

勿送我恐他人知不便若欲訪我俟來春方可遂作

別又穿市買土物數件復立箕上頃刻歸舍以物分

遺家人素知有術更不究問它日抱嬰覓戲門前見

有持福荔過前見欲之不得媪曰我別有計乃取小

合子置几上發視之則滿合皆荔枝倅聞而駭異

正欲窮問而媪父母忽至媪遂詢之向時事皆同倅

欲窮其伴媪曰此乃神術官人試觀之媪拉詣其

家酒坊時坊田大金羹酒恰正沸媪用力一跳入中

遂不見矣人皆異之

取眾

愚民易惑

至元庚辰辛巳年間有僧王智慶結茅庵于吉州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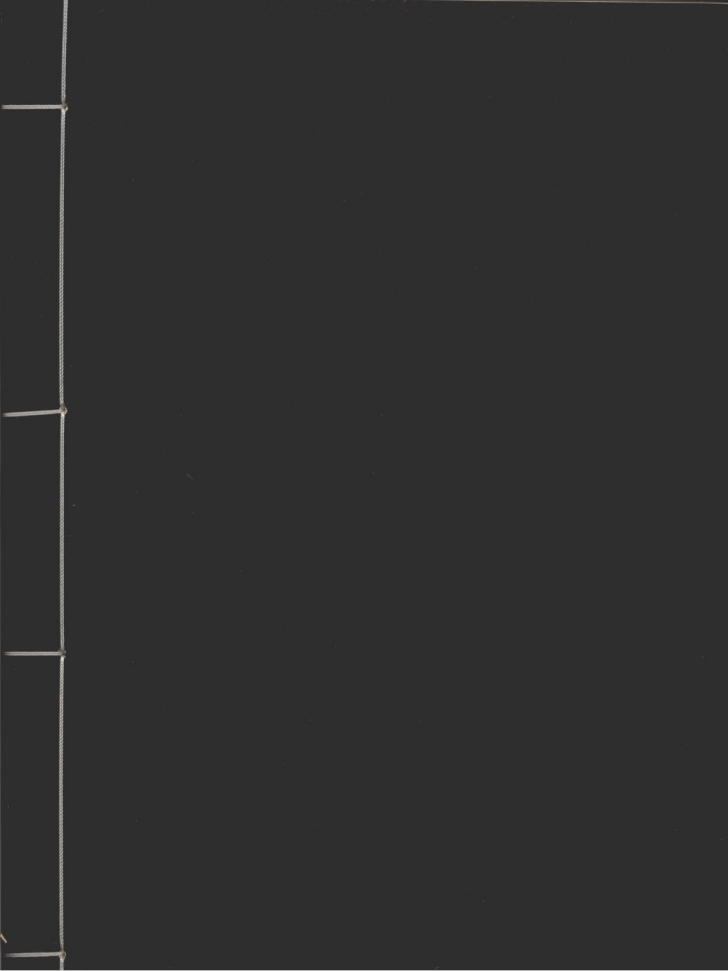
豐楊嶺施水治病人號聖僧遠近趨赴日數百人
年之間所著甚厚嘗有偈云一踢又翻塵世界及翻
身打破太虛空聊將勺水救時人等語一日邑士陳
曾瞻曾易周遇之於途語之曰聖僧出世正欲濟人
我等方貧之願為借鉢兩鉢僧不答曾瞻舉尺搏僧
仆地曰此一踢又翻塵世界也易周推背撫其面曰
此翻身打破太虛也曾瞻復弱其口曰此聊將勺水
救時人也識者大快自後僧俗官追接不一所積皆
喪也

劉法師詐偽

宋朝有劉法師善符錄所至人以為神嘗抵奉新縣
劉氏授法一日坐寐覺謂劉子曰適到南康張某家
值其祭雷霆三帥請我配享袖中出蒸餅熟雞耳燕
劉大驚異張亦師劉法劉子識張亟以書問焉得報
果以是日祭三帥請劉陪祭用祭儀比自然聞者益神
之投質信者無虛日歸為富家不復厚其僕又語人
曰初道經張氏臨別謂曰必以其日祭三帥用蒸餅
雞蔗以予配享則法當顯雖極冗不可輟也至日之
去買蒸餅雞蔗于市而納之袖中耳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七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

二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八



大觀 郭 霄鳳 雲異

禁戒



秦檜陰獄

嘉泰甲子年衡州某老儒從小學赴晚食四中途暴
 士昇歸歿七日而心間微溫且候其子遠館未歸故
 未蓋棺忽甦啓衾出棺若其僂狀家人駭且喜羅立
 問故並無一語但索飯後命輿往乃俟音呂其丞相
 府闔者入告皆已聞其死異之館客出肅老儒必欲
 見主人面陳心事主人出老儒屏左右曰昨於某處
 遇兩人昇章轎急呼曰丞相請強使登輿跋履高深
 至一大門下有黃頭力士引之入至殿下傍殿事
 一人出揖乃方安丞相高音高也某曰此何所公何
 事在此曰在此黑獄殿開秦檜殺岳飛公事高殺岳
 飛時秦檜曾惠觀札今不復認故在此未得解釋止
 書之在某樓某書某書之字內無緣得來鄉人謹言
 者惟君故邀至此煩歸語吾家急取之就城隍廟焚
 化其誥命黃頭力士復引某出仍命早輿昇歸及門
 而甦其家如其言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中焚之

吳退庵眼淚數滴

宋吳退庵淵開闢建康廬蔭劉子澄於水寺長老皆
吳上客劉與長老七分心厚每對榻方丈結定乙亥某
夜半長老覺而望見明燭呼劉起座曰異哉適夢之則
至冥府亦觀至一所標曰聚歎獄一人荷校乃退也
出相對大驚遂不復寢未幾扣寺門報退庵於二更
死矣

毒塵之報

江州山文英重性毒塵鄉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踰跣
行屢至元乙亥比於上意箭中其脛鏃入脛骨終不
可脫受苦二年而死

賈秋壑之虐

賈秋壑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適二人
道粧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妾我二少年秋
壑曰爾總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
一公喚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受聘以視之則姬之
頭也諸姬皆戰慄時咸淳年間也



雷擊秤斗

瑞州新昌李九郎者以不義而富皇元年間一夕大
雷雷繞其屋次早失其平日所川之斗後得之於墟
中併秤在焉衆怪墟口如許大乃能入斗其中蓋其

家十秤不公平天故警之

天譴不仁

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十頃常生發糶用三六九日先
一日交錢記簿給照憑孟祥死其子倉虐造一雙
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忽杜中
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達其居明日發糶畢
雙底斛無內底而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
有怒怒辭迅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血
繼以木屑乃斛板也吐訖而斃 又淮旱米直驟長
車某有米數萬發糶至半不欲增價夜運沙和於米
中明日發糶火爇衝棟廩中皆少無顆粒米矣車出
穢語腹中作惡口中皆沙如入哺之出于齒間如傾
須臾堆積沙盡繼之以血而斃廩中空矣十數里米
揚山谷人競取之有米之地如經洒掃畧不汗雜
又至元戊子端州胡宣甫雷火過室亟拜空謝異許
醜失其斗斛竟不可得胡浪其事里人無知者遂密
往撫州道觀酬醜值吉州楊希尹亦在酬醜亦同是
日雷火焚其糶米簿及斗斛亦不欲人知故稍遠至
是觀也行持道士醜畢即死胡宣甫楊希尹皆喜其
米價故也

欺

古板欺詐

一棹州官室劉氏少年入京携資巨萬寓居階壁曰
去音樂問店翁對曰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
未回無正室諸妾皆有意即可諧也劉詣道意問
云門子須百七婆婆須三百十方可入也劉如數
之隨店翁以往留連累日勿報安撫回劉匿床下安
撫升堂諸妾以次拜訖一童曰侍即出後一盃官人
在此款宿數日安撫大怒索之以劉拜伏謝罪安
撫書詞送臨安府婆婆等再三懇免不許劉等請店
翁謀之錄所獲金帛以贖罪入狀領劉歸因遣別寓
劉就整然平浼親識因言其故乃知店翁偽為安撫
等集諸娼欺之也重訪店翁皆無矣詎之竟無益焉
又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畢忽小門
中一女子捧水與盥手延茶方意娼豕繞茶女子忽
倉皇曰官人來也匿之茶室官人者入室點檢而去
方問女子此何處曰曾侍即府也適侍郎直閣妾直
閣妾也妾慕官人年少故邀至此方始悟非妓館大
驚急欲出女子不可欲與合方驚恐間無興忽一嫗
入室曰好好大呼叱罵群至捕方將解官方擊死
懇免遣僕取金帛千餘緡以脫後再探訪即無曾戶
即居此乃曾皇嬖妾屋有客人憒之居月餘去矣勝
安若此欺誑不一

誰健獲報

州鄧榮以諱狡起家鄉有宦家子不肖締結其親
劫騙其家產以盡巧而死鄧為鹽商於江湖者二十
年宋紹定年間湖間遇寇一寇儼如宦家子縛鄧之
婦其媿女盡掠其資以去鄧貧困十年而死子亦
以焉

教人與訟被家

西米信夫柔亞譚健時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
死紛爭因兄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
兄弟抑鬱而死米由是富者二十年至元戊寅遭反
誅逆訟牽連到邑見案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鞫其
賢克焉怒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
與其妻女子婦八人俱死于囚

教人與訟

至元癸未吉州安福縣劉願質租發背治之瘡復發
于臂世治之瘡復發于背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
殃願質遂命道流告斗是夕夢一人引至一所中有
殿字其人先入反閉其門願質遂扣高父之無應者
或曰汝可於大楹下扣門願質如其言有人開門引
至殿前見殿上王者曰汝犯天律故杖爾告斗遽可
免乎願質對以無罪下者曰汝在人家作館作許多
罪過願質遂對以平生館寓歷某處某處所作為皆

可對人言付之於心一毫無懼王者曰汝館寓其人
家造端令其致訟遂至兩家破蕩豈得無罪願質曰
此乃某弟願立非某也王者命吏照勘果然乃愕然
覓之遂曰汝可歸增汝壽等願質曰某患瘡受苦
如此且藥裹之費亦不少某何辜而至此傍有吏曰
當別有償汝汝覺初願質入門時是歷歷皆庫各有
牌額善庫子姓名一二庫子李某乃本邑壽昌觀道
士李西庚姓名資囊甚巨萬冥由實使之掌財也次日
嘗善信館東饋米數斛問病次年此日願立遂死



戒食牛肉

宋饒州村老元宵入城觀燈遇一人同行曰今年惟
秀州燈最盛村老嘆無緣能到曰我能誦地法爾謹
願目我言真爾以往俟我一躍然後開目則達矣村
老諾頃時開目見大城隍曰此秀州也燈燭熒煌鼓
樂喧雜入州治見太守方宴衆官村老告劬邀其人
取于肆其入曰勿入肆待取食食爾遂負其入上舟
中取肉一臠以至見其燭不取第三位者食訖
故曰此人不食牛肉故不取之村老始疑其怪前
亦不食牛其人驚走村老墮地太守以為盜付吏
勘得實移文饒州照會乃釋 又至元癸未年廬
李用之為袁州縣吏兼掌牛判時軍卒於海船場

賣牛酒往往稱牛病死給由一月給由數十一山並
綠殺數牛李寔至一官府有官懶慢中墜二綠懶吏
傍立一人就縛階下二卒黃抹額裸衣執鐵刺遍體
刺之若不勝痛苦狀李尉吏皆問故曰私殺耕牛
李思常判牛狀恐累己又見吏乃鬼面大驚趨走身
則汗流如雨盡吐所食牛肉病甚幾死遂誓不食牛
且以牛判付別吏仍戒勿輕給由至己且年李豕大
疫二兄皆死時李為龍興郡吏祈恩於鐵柱觀夢有
醫者來曰既不食牛病可不染李曰人常書門曰本
家不食牛肉者果可以免疫疾耶醫者頷之而去遂
覺。大德辛丑福州錄事司叅官方蒞事忽有一牛
直至公庭下悲號而仆視其頸有血淋漓乃屠家已
刃之牛也衆官異之乃使吏人尋其來路血跡直至
東街林家其家正烹此牛忽失所在吏執之至錄事
司遂伏其罪性之靈有如此者寧忍食之

○宣都州安福鄉延福里武韶陳季安自幼戒食牛肉每崇
奉玄天上帝至泰定甲子年正月隣居各房皆疫病損人至
四月未愈季安於三月初三夜夢一神人披髮持劍在本家
云此家生平不食牛肉汝等亦鬼母侍過此後果全家不病
遂辭去勿以謝全家戒食牛肉據驗如此

九分類 江湖紀聞卷之八

新刊分類江湖知聞卷之九

前集

大綱郭鳳雲翼

報應

李景文好生報

宋時恩州李景文惡殺好生凡有賣魚蝦螺蚌之屬盡繫之也嘗服丹砂喉吻生煙眼鼻出火皮膚如裂煩燥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通津如吮喻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螺蚌十數斛紛紜登陸悉昇于江或謂真

好生之報也

疫鬼不入善門

太平州梢人范舟沙渚中夜聞人語曰何尚不至密窺舟隙見一舟泊蘆叢中十數人紅黃抹額相聚飲食頃更一白衣者乘馬至曰此間惟陳少卿家可往曰素聞大王何曰聞大王去矣何故還去曰買人錢十二且悖其母梢人驚恐間忽皆不見旦見蘆叢中早船一隻乃病家送疫鬼者詢陳少卿家果病矣往官其鄰云陳元祀闈王甚謹近因開解廩多取人利千二障其母皆然又鄂州陳元縣吏死後數

其子因訟此鬼

百可來同住北市一番曰仇人在北市恐為所執
又曰毋傷也旬日後其人死矣何服及爾志隨父行
至北市父袖中出小黃旗一束約五十餘柄令揮之
逐一指示插人門上明故曰所插者皆忠孝人家
旗盡回朔而視者明燈擊鍾父忽不見方悟其已死
既而北市皆病疫不病者五十餘家耳其仇人果死

蕭氏陰德

氏羅皮蕭氏婦病求醫請神無不至皆莫能愈有
法官以道法著叩之亦不驗一日病已亟法官遂祝
帥將令檢尋渠家及外家有何陰德事求愈其病報
云蕭某四十五歲上無心中救了六人姓名已將此
說達冥司矣既而病果愈法官遂問蕭四十五歲上
陰德事件蕭恍不知一日食孤忽記四十五歲時館
寓水西有醫者在齋有急招之者云因食孤一家六
口皆以手爬壁如狂暴極醫者無策蕭即某方云蒼
箒可解成毒生者猶僕必告之醫卒以收効故也

謝封金咒

福州王某來臨安省其兄近臨安二十里止宿次日
早行大雨如注山谷皆水一窟傍推出金牌六片於
而窺穴中堆積皆金也探不可及時後有行人恐分
其利遂急以石填窟中封之以泥誌之以木奔告其
兄遂兄弟同來舊地尋訪一日暮竟不知所在復宿

不夢金甲人怒呵之曰荷君封我金元已將金
財六片相謝記安得再來驚而責遂去

醫癘獲報

衡州彭某賣殮藥於潭州下攝市見一人橫卧某
衣衫百結遍体皆殮彭憐之與之藥不索錢逾二日
湯其人於巾自白如雪咸無殮矣以紙包爲謝視之
則殮邪惡而擲之鏗然有聲其人忽不見滿地皆金
也彭拾之及半而在地者皆亦爲石矣尚獲金二兩
許時至元戊寅年也

曹子華劉師文

明州曹子華年十四隨父商於蜀蜀大家彭氏變以
爲殮查具萬餘緡越十年彭氏緣訟借用數千緡曹
將歸浙聞其長舅文日夕悲泣問妻曰舅氏何伍合
還所借長位事力不足議贖此女也曹聞大驚曰所
借元君家物豈可贖女以相酬曹時私索甚厚尅留
果賣外悉以與外家孳妻竟歸出峽過風舟已沈而
復出稍人云舟沈時三人翼舟以起曰有陰德增福
十八斤壽六斤曹歸浙復作商致數萬緡壽八十六
歲卒 又劉師文甲幼年流落蜀中母以縫紉教之
卒成都大姓楊氏奇之變以爲胥楊死數年後方婚
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竊往窺壁見其
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

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資約銅錢二千緡近來多
故鬻之公以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
也劉曰豈若有為人壻而令其賣屋以相異者取券焚
之携妻竟歸後請舉登第官至侍郎

城卒獲報

吉州城內徐某宅道婢送金鏡於城外親戚家婢插
於頭中遂墜地而婢不知道城卒李某見而拾之隨
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即出至南門江近勢將投
溺李卒河而問故婢告之故立舉而歸之婢大感謝
後適梅林浚村民為妻見卒承公文將渡水力挽至
家實之為效及行則渡舟已在江中卒方悵浪間
舟僅存一人在復大幸若非此婦延之以酒報之以德
則其命已葬魚腹矣

彭中方善報

彭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羣
里或欺侮之皆不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
有疏圃與里人駮界里人婦每竊採之彭佯若不知
彭妻來籬為界而里人婦不樂時出穢語彭妻欲應
彭令毋答一夕里人拔其籬侵過其界父餘夾之彭
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
其侵籬者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先夕

志收次已失之意彭特去登其門原之彭對以
商怒大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求其償彭如數
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飢者必
以爲善者無不力行又情合暑歎散百解散香需必
歷青元等施病者時岳有吏張先與彭爲母黨姻張
爲吏亦以循良爲宰所訟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園
界者以強橫於里爲人所忿官將杖之懇彭言於吏
俾請免免其罪人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
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餘里宿店
將寢彭命妻草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
道士行燭炬前道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大橋宇
守衛森羅有欄樓者出迎延座問彭來故彭對祈嗣
欄樓者呼一吏告曰可去取釋其判官彭承事在此
相見欄樓者引彭行禮廳至一庁事一官人紫袍下
階迎一纓講士童禮就座吏人五色袍各抱文書列
立左右男女雜立階下急足持杖者森然判官曰公
平生爲善冥間知敬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
貴尚下願况後世乎但某破人曉景尚未有後不孝
有罪案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方駭之傍一吏曰今
生爲善亦有誤處判官目吏使退彭問故判官曰
公前生多犯良人婦故今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

者彭曰前生事某不復知但今生某自信無過判官
自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犯罪當杖
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黨惡判官曰此亦無害
彭不樂判官令取彭為善簿觀之則彭平生九為應
干大小善事歷人備具後擢至壽五十二再生某又
某家仕宦歷某處其數不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某
平生不願官壽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
子奉祖禰香人更欲少延壽筭更祈此後無大禍患
足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答奏定奪判官引彭行
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
候之見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
問所祈應不婦人曰當有二子但其不合累悖翁姑
及犯某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一子矣言既判
官下殿語彭曰皆允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大
數難逃以公多行善事亦特為削去黑籍矣彭喜
舞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來故曰吾兒父當登第在
甲科仕宦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九
三十事降蒙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
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
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覓汗
流如雨妻身茶尚未泮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怪之明
日詣廟如儀朝謁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爭

致訟劉恆讓田與族人不爭真年劉請奉明年澄
身在五甲終於某邑簿尉旣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
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
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矣云母
子攜手板擊舟柁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
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開慶己未彭寓光州逃避
山藪哨騎數百至多被殺擄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
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年卒於臨
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子爲商死
於途次子登科未到歿死惟存幼子焉

龜報黃叔子

龜報黃叔子

七

景定癸亥荆門軍黃叔子歿京學病亟報其子至未
至十數里宿田舍繼有扣門投宿者與黃各通姓名
談論古今寔可聽因問黃來故曰尊君得非黃叔
子耶黃曰然何故相識其人曰子死尊君實生之近
聞其病乃因多食魚生曾中積冷悞食涼藥今但服
薑附湯可愈今幸相遇子可母行言訖不見黃到京
乃知其父因上膈執多服涼藥與冷積相併遂收効
薑附焉叔子平生未嘗活人但同齋曾獲一龜將脫
其殼黃怜而縱之意此報也

道人乾永善報

福州張某元大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羣食

其家至祐丁巳年間張嘗於市見一道人橫卧道傍
滿身汗穢邀歸舍之張以子擊管急出誠妻曰道人
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誠道人
索銀子妻恠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二十兩在尔夫
腹安得欺我遂轉地大呼不已妻以少釵插遺之道
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大恨
以爲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識左右曰夫歸切勿言
恐其好善之心息也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
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邸中大憂同邸一道
人曰我善乾求爲銀須用銀一兩爲母及用求一兩
同煨之則皆成銀矣多々皆一夕可成張曰故將安
所而得毋與求哉道人曰君勿憂遂開篋取銀子及
求和於鼎中煨之但見青酸飛起高四五尺須臾青
酸息道人以水投鼎中曰日視之則皆銀矣旦視之
果然求道人不見店翁曰道人今早筭結辭去矣張
大駭取銀子秤之恰四十兩亟將一半免其子罪并
携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卽前日道人所爲也

李後林前身

豫章李後林義山之父修己赴成都通判任時聞太
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爲言守曰
此事君不須與李曰奈備府二十同休戚守愧謝從
之張簿具啓致札來謝李歸德太守之毫無愛時李

年四十九尚未有子張簿繪李像寘天神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李通判早生好兒既而李迂守成都妻齋氏有娠李夢張主簿來妻產一子即後林也後登第仕至中大夫

劉省元獲報

劉省元自於弟後候差于京嘗有撲鵝者至劉一博勝焉博者泣下劉惻然憐之曰吾本戲耳不取其鵝曰姑以借爾博者拜謝而去一日劉入饅饒店延入內坐忽見博鵝者至駭曰官人何在此令窺鄰壁見所懸皆人手足劉大驚博者目之使疾出劉出店尚欲挽留之劉給曰容拉一官人同來遂亟告之府尹根究乃一宗室近親所為不敢顯其事止抵店主之罪蓋劉體肥彼欲得其肉為饅饒餽耳

補漏道人

寶慶年間衡州有周道人每日荷擔於人家屋簷前自登屋為人補漏人不須指示皆歷三補之一日但過三家人所與多少不較但留十八文搭堂餘盡貫酒飲之時嶽前有娼家常喜作齋供衡州常日人作供者齋葷相兼欲食葷者聽是日娼家仍只設齋供道人大怒曰別人家皆設葷供我今日特來却又只是齋供破其器皿大呼不已娼姬請曰道人慈悲我家元只齋供既云道人食葷容別烹雞以待道人曰

食我然我不欲殺爾幸斧柄出其足虎稽首而去歲
晚老者入室後得一死掉明年復然又明年有見虎
負俸至屋後者自後遂不復然

易尚書前後身

潭州大瀉山有地百餘畝為庄戶易某占之直歲者
累白長老欲聞之有司長老依違而已因循十數年
遂置之不問易竟以為已業後長老順寂之夕庄戶
憂長老來乃生一子即山齋也名紱補入太宰釋褐
出身後官至尚書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九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十



大觀郭 震鳳 雲雲翼

報應

薄德減壽

南康都昌縣傅氏女將適江州彭氏子求故紙於同居從兄欲以包裹付物其從兄素懷嫌隙遂將經卷數幅皆書戲謔詩詞及往來書信等與之後彭氏子見而大生疑嫌此女莫能自明遂自經死越三日彭

氏子暴亡將殮而甦言曰被二紅衣人扯去到一大庭闕有王者中坐引其妻與之供對遂對以見故紙之故方疑信間而彼自經死泚我殺之王遂問故紙緣由妻言其故王命吏書其從兄姓名遣二卒追問不逾時其從兄至便自承伏王即就案判斷吏讀判云其從兄放還減壽一紀彭氏子放還傅氏女因緣未終今再生彭氏家作男子讀記妻大哭彭亦哭吏推出門而甦遣人報傅氏其從兄亦暴亡方甦所言一同彭後再娶生男子命名曰傅生越八年從兄死年二十九

僧奔竊報

瑞州定慧寺一僧嗜利養豕以數十計嘗有延其加
持水陸者時大暑齎餅餠鷹遂以食豕未幾數十豕
皆為大雷雨震死命屠鬻焉為作穢氣無復食者

殺無辜報

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
晝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擗之狀
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覺
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
矣逾日而卒

異願得報

廬陵楊老者富商也舟經小孤山往往以小姑為戲
俄風起浪沸舟人大恐遙告小孤之神許捨銅錢二
百千修廟風濤隨息安流達家既而思小孤之神但
能作威福於江湖年老倦遊心負此願同舟之人再
行促之酬還楊老乃以三百紙錢附之以往且作詩
云當來許了三百千今日酬還紙作錢寄與小姑休
要怒楊公從此不行船越數年溺死于里之小溪時
景定年間也

李屠為寇報

潭州湘陰縣李屠有田數頃妻博通經史自教其子
應龍讀書李屠常吐吐應龍年十七請舉明年赴省
不與果費妻與少錢挑包獨行三日至某村日暮

無旅店遂橫入小路冀有人家可以止宿行未幾見一大宅問爲鄭通判家遂入求宿門人不納再三懇請有老門子曰天色已晚果難它往但官人不在家待入覆過大安人令就門子房內暫宿安人曰既是赴省官人請入書齋宿且令辦飯待之應龍甚幸既而老門子出曰大安人請喫茶應龍恠而不敢遠大安人詳問姓名盛設酒餚終坐諦視口中常作咄咄恠聲應龍莫曉酒罷叱齋幃帳甚整次早送關子一千貫囑曰回途千萬再來應龍候榜於京中第殿試在甲科授澧州教授回途復至大安人家敘延數日曰官人酷似亡兒吾兒仕至廣州通判任滿罷歸全家爲寇所殺惟老身在家免死耳吾家薄有田產雖立宗人子爲後今見官人如再見吾兒令人不能捨若能來此當分家產一半相與應龍詳有父母曰君父母可俱來應龍姑諾之大安人再四言之以至痛哭而別應龍到家奉屠偶出亟以告之母母垂淚曰是卽汝祖母也汝父全家爲寇所殺惟留我在時汝在我腹中五月餘矣今日之父卽寇也應龍大感痛往告制置胡石壁頽大駭密遣人取大安人來仍以應龍新除并請其父母會宴母至入宅堂見大安人相對大哭且喜以李屠付獄推勘具得其情籍其家而戮之令其母子與大安人俱歸仍申朝爲應龍改

姓時宋埋示時也

曾詠惡報

潭州湘潭縣吏曾詠擅權造惡常滿憲綱初邑人胡石壁頑弱冠遊某寺揖曾詠荅不為禮石壁怒退語曰乞日作監司簿籍之詠聞之罵曰小胡孫多買草鞋者來既而石壁領舉登第不十年知平江府兼淮西倉再調湖南提舉就家交印記牒本縣追曾詠限未時到即能折左手右足供狀呈資杖配瓊州籍沒家財送潭州土牢拘管并黥其二子妻女子婦各決十五分送潭州諸縣係籍曾詠至潭州時陳抑齋鞫為詠嘗追曾詠不出怒之再捷折右手左足日具存

亡申

毒天化牛

杭州王大伯至元歸附後遷居新安子婦名西湖性甚惡善塗抹不恤其夫愚陋一旦并其姑毒焉携囊將遁暴至隣人沈公夢其入牛欄而生憤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髻遠觀死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噴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為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貨焉

貪忍之報

龍興劍江有叔姪同居者其相親愛至元丙子姪患子貧曾無父母兄弟叔利其財投以熱劑遂死姪覺

殺夫而奔夫淫奔遂致殺夫猶殺夫也道士曰又當
有何報應曰終為夫所殺道士後至鄂州探問田氏
奔夫死及婢死事皆然田氏翁姑逐依其弟以居以
姪為子以所居出賣又係徐子買之以居後徐子變
其妾屢爰曰竟殺其妻

句縣令惡報

湖南句某有御史延之教子極尊禮之相處數年御
史死句掌其家政舉家聽命句與其子趨京求仕其
子雖同行而部中幹事皆句也句以其資得湖南某
縣之不復為其子謀給之以為可得府官但其文書
尚少遲且偽作部中人與言欲先歸禮上令自尋其

人催文其子垂淚不忍句不顧竟赴縣令任其子
不復見其人無資可歸憤恨而死御史之妻女數人
在旁亦皆抑鬱相繼而死句在任年餘亦死有程十
三者攬載其棺以歸句一妻一子一女三婢二僕同
舟行二日程先醉其僕沈之復殺其三婢子亦投溺
妻欲溺程叱止之艤而姪之令水手遍淫畢亦投之
水且沈其棺擲置其女十數日後亦沈之其女萬
餘縵水手歸人見其所有疑之言於同官捕程等正
其罪時至元甲午年間也

驚報

岳州宜其擊蠶水中取其生絲以造道服方衣之類

通體皆發積之鼻口眼耳已而七竅血流既死

貼殺里人於獄

至元丙戌午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微爭里人訟之官傳山雲與鄧厚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傳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糾拽二卒監押而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及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謀財殺人

吉州大和張某元贖商至元己卯年泊州某岸值其水漂一婦人抱衣厨中江而下大吏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厨中皆金幣遂復推婦人下水至壬午年所居為水所漂一家十餘人皆溺

謀殺商人

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梢載二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復攬載為盜商家道日只流乎但朝吳城山麓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伯免已屆途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湮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頂更兵至一家比遭殺擄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逐陳其喉施之下山至大江方死

十數人相語曰江家之債三年償足我輩可歸矣江
樞犬亡處乃個人吳某住基生前欠錢百二十千後
爲劫盜里人火其居取其土成坑也

宦牛自官

言州水豐浪溪劉某以宦牛爲業平日顆飯不計惟
飲酒無筭有招之者必索酒大醉然後尾牛以行手
足便擬比牛覺之官已竟矣且牛經劉官皆易長大
強壯故招者絡繹至元戊寅遭訟牽連官逮之急劉
計無從出往飲鄰家大醉取宦牛刀自刎其腎並囊
俱絕裹以蘋葉投其妻曰了了了妻意訟了也大喜
啓包視之復大驚欲絕若盡喪其牛也
之所自然呼
告隣里或就其包中取宦牛藥補之
愈矣留一窠而無傷於溺也妻裹其取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 / [元]郭霄風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852-8

I. 新… II. 郭… III. 志怪小說—作品集—中國—元代 IV. I2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48238號

ISBN 7-5013-2852-8



9 787501 328529 >

書名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全三冊)
著者 [元]郭霄風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fd@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一

版次 二〇〇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852-8 / K·1103

定價 三六〇圓

